

## 桂苑

刊头书法 侯荣康

■ 盼(摄影)

孙逸



## 关注时代车轮下的“蝼蚁”

陈佩斯自导自演的《戏台》

□ 阿元

他们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些唱戏的、管班的、看戏的、跑堂的……在“军阀改戏”主题引领下，讲述这一群时代车轮下的“蝼蚁”在枪杆子比道路硬、大帅旗比戏班海报还换得快的动乱年代，如何拼着最后一口气，护住那点不肯弯的“戏骨”脊梁。

七旬高龄陈佩斯此次携子上《戏台》，充分发挥了喜剧演员精湛的表演技巧，作为五庆班班主的侯喜亭，因为有京剧名角金啸天（尹正饰）压台，使戏票早早被哄抢一空，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了居住在田林街道的原华东理工大学退休教授——革命烈士冯瑞祥的儿子冯晓西。在温馨的客厅里，冯教授缓缓打开记忆的闸门，为我讲述他父亲那段惊心动魄又充满热血的革命往事。

冯教授说，我的父亲冯瑞祥在1916年1月出生于山东枣庄，乳名德三，原籍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在山东枣庄煤矿长大的他，从小目睹军阀混战、百姓疾苦，心中早早种下了济世安民的种子。“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党部队，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浴血奋战，多次负伤。也正是在抗日战场上，他逐渐认清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本质，开始向往真正能救中国的共产党。

## 忆冯瑞祥烈士

□ 虞金伟

1947年，冯瑞祥经崔泰灵、郑冰漪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能力，以国民党二厅特工、上海纺织第七印染厂人事课主任的身份作掩护，潜伏在敌人内部，开启了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生涯。他不仅全力维护工人权益，还参与了一系列关键策反行动。

七十六年前的5月19日，是上海宋公园十六烈士殉难日。冯瑞祥作为其中一员，在解放军渡江南下前，与战友成功策反布防在九江至江阴的国民党第二舰队。1949年4月23日，61艘兵舰、1671名官兵在解放军渡江时宣布起义，一

举突破国民党苦心构建的长江天堑。毛泽东亲自发贺电，盛赞这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上海解放前夕，他又参与策反国民党第二装甲兵团、54军291师等部队。

然而，黎明前的黑暗最为凶险。1949年5月9日，因叛徒告密，策反小组全体成员被捕。5月19日，十六位革命志士在宋公园（解放后更名闸北公园）英勇就义。八天后，上海解放。7月16日，上海市军管会等联合举行追悼大会，陈毅市长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如今，冯瑞祥等十六烈士合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1949年5月9日深夜，刺耳的砸门声打破了愚园路五棉宿舍的宁静。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闯入家中，将冯瑞祥与妻子

一并逮捕。当时年仅一岁半、正发着高烧的冯教授，蜷缩在母亲怀中啼哭。“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被押走前回头看了我们最后一眼，眼神里满是牵挂与决绝。”冯教授声音微颤，“那一眼，成了他们夫妻的永别。”

“父亲牺牲时，我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冯教授擦拭着眼镜，“但母亲常说，父亲用生命为我铺就了光明的道路。”如今，冯瑞祥烈士的事迹陈列在龙华烈士陵园，而他的儿子也接过精神的火炬，在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四十余载，将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年轻听。



而洪大帅（姜武 饰）是“生旦净末丑”都分不清的戏盲，带着部下一脚踹开戏院，逼着退票，促演“开国大戏”，将误打误撞送包子的老乡“大嗓儿”（黄渤 饰）视为知己，让他演楚霸王，使包子一下子成了“名角”，更荒诞离奇的是，当戏中楚霸王拔剑自刎时，洪大师大拍桌子大发雷霆，鸣枪示威，大喊：“谁让他死的？楚霸王不能死，必须让刘邦上吊！改戏！”

戏班主侯喜亭一边劝说大帅戏改不得，一边跪在祖师爷面前请罪，并对班子里人哀求道：“为了活命……唱吧！”

喜剧内核是悲剧，观众仿佛看到似曾相识的场景，又反复观照了陈佩斯演艺的一生。

但戏比天大，尽管抽大烟、恋爱脑的金啸天再度登台，还是一字不改地与虞妃在炮火战乱外部背景下将戏唱终了，显现了艺人的风骨。

值得一提的是，陈佩斯儿子陈大愚饰演的洪大帅随身处长表演自然，演技成熟，一颦一笑有“遗传基因”优势；陈佩斯更是举手投足都是戏，对角色拿捏得丝丝入扣。美中不足的是，那个醉生梦死的金啸天和假扮项羽的“大嗓儿”莫名其妙地分别在戏中后台与美色发生鱼水之欢，而且着墨不少，显然有画蛇添足之嫌，给全剧抹上浓厚的“阴影”。

我一位远方的朋友再次来到上海，问我魔都在什么地方最值得看一看、领略一下，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徐汇滨江风光旖旎的两岸和夜晚炫酷的“灯火”。

今天的徐汇滨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化茧成蝶的路上，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这里也是我从小曾经居住地方，那里有我许许多多的未谙世事，也有我青少年时代的那一段段难以抹去的尘封记忆。

假日夜晚，我和远道而来的朋友如期而至信步来到徐汇滨江的观景大道，遥看浦江两岸，华灯璀璨，与万千星辰交相辉映，把浦江雕饰得犹如一幅壮丽画卷。

西面的炬型海事塔流光溢彩，变幻着华丽，它曾是航运的指引明灯。塔下龙腾大道途经浦江支流上架设的两层拱桥，被多彩的灯火装饰得含蓄、优雅。蹲踞在桥堍内，江面凉风习习，惬意舒心，四周眺望，迷人的夜晚景色，更让人流连忘返。

东边的卢浦大桥，盏盏灯火镶嵌在桥身，簇簇地闪烁，仿佛就像一架钢琴，汽车经过时犹如五线谱上音符，跳动着新时代不朽的英雄乐章。

两岸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风格迥异，错落有致，在灯光的照射下勾勒出万千风姿，多种轮廓，令人炫目。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一瞬间思绪随着江水涌来，56年前的昔日……

那个年代，家中唯一的电器，就是一盏25瓦的白炽灯，夜晚同时供两个房间使用。到了炎炎夏日，危棚简屋，家庭成员多，一到夜晚，热得难熬，我避开铁路货运南站门卫的视线，一溜烟地小跑到江边。江面上凉风徐徐吹来，顿感煞是凉爽。

隔江眺望着对面漆黑的上海第三钢铁厂废渣堆积的“垃圾山”，一片漆黑，万籁俱寂，高高的“垃圾山”深沉的让你无法看透。曾经的上海第三钢铁

厂随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腾笼换鸟”，成了世博展览馆，沿江区域如今已蜕变为一处广受欢迎的公共休闲空间——上海世博文化公园。

离它旁百米来不远处，是一片片农田，远远望去，依稀看到拱型的毛草屋有微弱如豆的灯火忽明忽暗地摇曳着。远处看家狗的几声吠叫，打破漆黑、宁静的夜晚，更显浦东地区旷野与苍凉。

这时江中的一艘小火轮，拖着十几节铁驳船，突，突，突地驶来，每一节船的桅杆上悬挂着一盏煤油灯，犹如一条银蛇，在江中蜿蜒游弋着。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度夏，转眼入秋天气逐渐凉爽了，暂时告别了江边度夏情结，一到夜晚，晚饭过后，昏暗灯光下，再次捧起了六、七十年代曾经给年青人带来乐趣，风靡一阵子的由作家姚雪垠创作的小说。

抚今追昔，浦江波涛正以她那不变的韵律，万物循生，不断谱写着徐汇滨江8.4公里江岸的壮丽诗篇。

曾经的铁路南站西北票煤碳专用码头，工业遗址上的煤漏斗与现代元素设计相结合，独具匠心，筑就了“龙美术馆”。油罐艺术中心，龙华机场储存航空油大型器物——油罐，华丽转身，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赋予了它更多功能，将构成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符号——图腾——在这里展示。西岸美术馆，百年上海水泥厂的原址，国际级艺术展览亲睐的江畔地标，江景与建筑，旧船坞延伸的亲水平台，已成游览浦江两岸的专用码头。水泥筒仓——云梦天台，精典设计、匠心独运不仅将遗址焕发出新的容貌映帘在人们眼中，这也是西岸梦中心成了当代文艺青年及旅游爱好者沉浸式触碰梦幻世界的不二的选择。

徐汇滨江源，已成了上海吃、住、游、商、学、展、研最具活力、最为靓丽、最具有钟灵毓秀，腾蛟起凤的一块风水宝地。

走近徐汇滨江  
■ 南洋中学 梁双喜